



到县城去

□李晓

有一位艺术家表示过,他的绝大多数作品,以他的家乡县城为艺术母城,似乎把悲欢离合的故事搁置在老家县城,他才在灵魂里有一种深切的寄托。有年春节回老家县城探亲访友,一个发小喝酒时劝他:赶快结婚生个娃吧!这样一句话让他甚觉暖心,在北京,他没有听到过这样絮絮叨叨的家常话。他说,在北京这个庞大的都市里,常有一种心慌憋闷的感受,只有回到了老家县城,在一个亲戚熟人交织起来的县城网络中,这种热烈的人间烟火生活,才把他一颗悬浮的心安顿下来。

我对一个县城寄予的感情,也是从少年时代开始。

父亲当年在故乡县城机关工作,做领导的秘书。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,这是父亲的标配打扮。父亲在乡里很受人尊重,有一年村子里有个人被评为县劳动模范,到县里开表彰大会,那人亲眼看见我父亲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跟在领导后面。那人兴奋地跟出席会议的人说:“李秘书是我们村子里的人。”据他说这顿时让身旁人对他人另眼相看;而他上台领奖时,也

公鸡一样高昂着头。

少年时遇到假期,跟随父亲到县城成为我最神往的事。清晨出发,徒步3个多小时后,雾蒙蒙中的县城影影绰绰,给我带来隐秘的喜悦。在县城一家国营饭店,父亲带我吃油条、喝豆浆,县城的美好生活,就这样闯入了少年的心扉。在县城机关食堂吃过晚饭后,灯火亮起,我又有一些慌张。平时在村子里的夜晚,虫鸣唧唧声中是一片黑灯瞎火。父亲带我去逛马路,常遇见熟人,于是看见父亲同那些人亲热地闲聊,有时也神秘地用手捧住嘴凑近耳畔喃喃咕咕,后来我才明白,父亲同那些人聊的是国际国内大事,主要是《参考消息》上的内容。有一次,父亲的一位熟人拉住我的手说,娃娃,好好读书啊,长大了来县城接你爸爸的班。父亲说,不容易,这娃娃又不爱说话。

到县城去求一碗饭吃,成为那个年代村里人最大的希望。我上小学五年级时,村里一个16岁的女生到乡里改大了年龄后,接了在县城当工人的父亲的班。女生的单位,就是县城里的丝绸厂,她干的是缂

丝工,一双手长期在水里泡着都脱了皮。有次回到村子里被我奶奶看见,奶奶叹气说,哎呀,在县城当工人也比在乡里种地好。我奶奶一辈子也是种地的,干吗自己又看不上种地的人呢,我觉得奶奶思想觉悟不高。

其实,我跟奶奶的想法是一样的。我想到县城里去。县城,有我想要过的生活。19岁那年,我到一個乡里工作,对县城依然迷恋,找了不少关系想调到县城去工作,最终成了泡影。我才发现,我对人情世故的理解,还是太浅薄了。乡长知道后,很是生气,在他办公室,他拍响了桌子表示,本来要重点培养我的,没想到我整天不务正业瞎写啥诗,还做白日梦想调到县城里去。从那时以后,乡长外出喝酒,很少喊我一起去了,他已把我从他那个圈子里划掉了。

3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,而今县城扩张,早已把我所工作的地方连为一体,长成了大城模样。高楼把天际线不断抬高,但我心里,依然把它当成县城在生长,它提供给了我全部的生活物质与精神要素。

在一个大都市,有时请人吃个饭也难。遇上堵车,三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,这样的时间,坐飞机几乎可以横穿大半个中国了。在一个大都市,人会产生产特别渺小的感觉,精神恍惚的缝隙之中有落不了地的脆弱孤独。但在县城大都没有类似烦恼,眺望夜晚里的灯火,我大致可以明白哪一盏灯火下面是哪一条街哪一条巷,有我的哪一家亲戚哪一个朋友。一位在北方一座大城市生活了20多年的县城故交,前几天还在微信群里寻找着他当年在县城的发小,在大都市,“发小”这个词语已变得更加模糊,大都市的哪一条街巷是故乡?而今都市的少年们,在幼儿园就进入美术、书法、音乐等各种早读班了。孩子们的父母,提前计划着他们的未来,划定了一条人工“起跑线”。童真,因为这种过早的负重被淡化,这些孩子,哪还有童年的发小呢?

生活在一座县城,我活在居民幸福生活的平均指数里,流水与落叶的时光消逝中,我有时也觉得县城是不能承受之重,重得我无法全部扛起它,因为县城就是我最



种花人家 CFP供图

土语里的蟹味

□文武

“一蟹上桌百味淡,露凝花冷蟹愈鲜。”金秋时节,正是螃蟹最为肥美的时候,此时还有什么能比一只鲜活饱满的大闸蟹更美味的呢?家乡盛产螃蟹,大家也喜食螃蟹,因此,就流传着许多有关螃蟹的土语。

首先想到的当然是“煤蟹等勿得红”。海门方言把用清水煮食品叫“煤”,蟹要煮熟变红后方可食用,否则吃了会中毒。然而有人急于品尝它的美味,不等蟹壳变红就要动手,这是多么让人叫绝的形容!这句话也常常用来形容孩子们对食物的喜爱:等不得食物煮熟,就馋相外露想要品尝。小时候,家里煮粽子、蒸年糕、做馒头时,我们姐弟们总会焦急地站在锅边,盼着食物赶紧出炉。此时,母亲总会嗔怪我们:“真是煤蟹等勿得红。”

“秋九月月撑壳黄,巴掌着身也不放。”秋天的大闸蟹,只只都是满壳的膏与黄,在吃蟹时即使遭人打巴掌,也不肯放下手中的蟹只来自卫,这说明螃蟹是多么的美味呀。“大闸蟹是败家心,大米米饭多吃二三

升”,那时候,谁家有了大闸蟹下饭,一家人肯定食欲增加,粮食紧缺的时候,真有点心痛。而对于喝酒的大人而言,有了大闸蟹作为下酒菜,那是另一幅景象了:“蟹脚吮酒几茶盅,面孔个个像关公。”用小菜下酒,家乡人叫“吮酒”。村民们喝的大都是自家酿制的米白酒,大人们用蟹脚下酒,能饮上几大碗,喝酒人因此面孔个个红得像关帝庙中的关羽。

蟹的谚语,不仅关系其美味,还时常被用来比喻生活中遇到的其他事物,往往也是恰如其分。有句歇后语“叫花子吃死蟹——只只好”,本意是骂人,因为大家晓得,死蟹吃了会中毒。后来这句话被引申为对事物的喜欢,如商店里打折处理过时商品,讲实惠的老人就去淘宝,嘴里还说:我是“叫花子吃死蟹——只只好”,只要实惠、有用,我就买,不管别的。

“虾有虾路、蟹有蟹路”,“虾蟹”虽同为水族,但习性不同,这句话意思就是虾蟹各有其道、不可同日而语,比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道路或门路,条条大路通罗马。

漂洋过海去看你

□陈晖

应,该吃吃该睡睡,有时还和邻座阿姨聊聊天,直至平安落地。我倒坐得头昏脑涨、腰酸背痛;老妈精神抖擞、动力十足。第三天一大早,小翟拖着行李,刚进酒店大厅就与奶奶来了个大大的熊抱。老妈摸着小翟的脸欣喜万端。

一路上,这祖孙俩有说不完的悄悄话,又说又笑的,我只断断续续听到老妈和小翟聊个人问题。这是个敏感的话题,我们从来没套到过一句真话。只听老妈不断吩咐“脾气性格要合得来啊……人品要好啊……你不能到特别冷的州去发展啊……你的鼻窦炎还是适合待在洛杉矶啊……”诸如此类的话。小翟频频点头,表现得乖巧又听话。

汽车行驶在加州1号公路,这里的风景如诗如画。小翟用拍立得时不时偷拍一下奶奶,说拍立得照片小巧而清晰,可以随

身携带,想奶奶就可以拿出来看看、跟奶奶说说心里话,老妈听了喜笑颜开。

旧金山九曲花街是一条城市坡道,上去前我叮嘱小翟搀扶好奶奶。谁曾想老妈一马当先很快跑完一段,腿脚真利索。老妈年轻时就是靠两条腿,天蒙蒙亮就要步行一个多小时去厂里上班,鍛炼出了好腿功,但真没想到她八十多岁还健步如飞。老妈被小翟拉着在繁花似锦的九曲花街到处拍照,笑得比鲜花还灿烂。难以想象我这老残腿,若活到八十岁,恐怕也只能家里蹲了,只能安慰自己:那时就算只能读着自己写的游记、回味曾经的美好,也算是一桩美事。

相聚易,离别难。短短半个月的相聚后,终究要说再见。挥手,拥抱;挥泪,告别。儿女长大总要飞,为了梦想而飞,未来的路还很长,各自保重。我们能做的,就是希望还能有机会漂洋过海去看你。



江海采风

草绳街

□吕健华

曾经居住在丁堰镇三桥街的大姨妈一家,是那个年代唯一可以每月领到“豆腐票”的亲戚,也是我在发小们面前吹嘘和炫耀的亮点。然而,多少年后我才知道,那条街还有个绰号,叫作“草绳街”。

“当时我家三代八口人中,只有奶奶和爸妈有工作,五人吃闲饭,日子过得紧巴巴。”姨兄春发说,为了维持生计、贴补家用,春发和弟弟春强从很小时起就满大街地捡拾废旧。放学后和节假日,兄弟俩拿着火钳和袋子,在西大街、西洋桥和通扬河、如泰河边的灰堆塘里挑来拣去,寻觅“宝贝”:废铁、纸板、玻璃、骨头……“其中骨头最值钱。一年到头捡废旧的收入可以支付学费和一点早饭钱什么的。”春发并不忌讳“街上人”的脸面。

改革的春风吹来了。街镇上的供销社联系到发往苏南某地的草绳草帘的加工业务。于是,草绳机、草帘架在老街风生水起般铺展开来;老街摇身一变,成为“草绳街”。在晴好天气,东西大街、南北小巷的两侧会摆满各式各样的草绳机和草帘架;而从乡下送来的一捆捆鲜亮的稻草也不时从街巷中间穿过,古镇呈现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金黄色风景线。欢笑声、机器声、吆喝声此起彼伏,相互交织,构成了“草绳街”特有的乐章。

春发一家自然也加入创收的行列。他说,打草绳、扞草帘,第一步得买到上好的稻草。同样是二分钱一斤的稻草,“三熟制”晚稻的秸秆短、性格硬脆,不利于加工;而秸秆长、质地柔韧的中稻稻草是他们的最爱。故而大姨父经常披着夜色赶到后街路口,抢在别人之前“拦截”上街卖草的农户,买到最好的稻草。为了多打草绳,春发和姐姐经常“欺人不欺机”,姐弟俩上、下半夜轮流操作,一个通宵能够打出五六千草绳,收入也算可观。次日早上,一家人就可以吃上刚出笼的酵条(长条形的馒头)。

春发也是做草帘儿(我们那边叫“扞草帘儿”)的行家里手。一张草帘的标准尺寸是六筋斗、80厘米宽、120厘米长,密度、重量和绕结也都有要求。“在兄弟姊妹四人中,我扞的草帘儿最好,人人称赞。弟弟干活粗糙,扞的帘儿绕结左右不定,歪歪斜斜,表面松紧不一,外观很难看,到卖的时候就犯难了,常常被拒收。”春发说。于是,弟弟扞的草帘儿常常被分散隐藏到堆子中间,加之姨父姨母的一番敷衍,方能“躲”过收购人员的法眼。

春发不光扞得一手好帘子,而且极有耐心,一坐就是一整天,头也不抬。每逢节假日,“草绳街”上的同龄伙伴簇拥在一起,打草绳、扞草帘,你追我赶,热火朝天。春发说,他的最高日产量在十七条上,已属于上游;而有位发小则创造过二十二条的最高纪录,这让他至今心存羡慕。

“你那时不嫌累吗?”我有些诧异。“累点不算什么,搓筋绳时,手掌起水泡,生老茧也是常有的事。那会儿只想多打草帘儿,多扞草帘儿,能够多挣些钱,过上好一点的日子。”普通人对生活的期望就是如此的简单和朴素。在艰难困苦的岁月,他们兄弟姊妹四人硬是凭借打草绳、扞草帘和捡破烂,与长辈们共同支撑了全家较为体面的生活!

十八岁那年,春发结束了“草绳街”生涯,成为农具厂的一名职工,两年后又加入子弟兵的队伍,二十四岁丧父,四十岁又遭遇企业改制而被“优化”……为了谋生,春发夫妻俩辗转南通、如城、丁堰乡下,上过电池流水线、干过皂粒包装、当过辅警……有段时间,为了节省开支,他们只得脚踏自行车往来于相距百里之遥的南通与丁堰之间,现在想来仍有些心酸。直至几年前,夫妻俩才叶落归根,回到“草绳街”,享受退休后的闲适生活。

约莫十岁时,我曾一人徒步三公里,从丁堰东乡十家园的老家拎一细眼篮儿的黄豆荚儿和一袋玉米糝儿,送到西街的大姨妈家。从东到西,穿过草绳街,看到青砖黛瓦的房舍、熙熙攘攘的店铺和每家每户门前乡下没有的煤球炉,又尝到可口美味的饭菜和香喷喷的烧饼、油饼,心中充满快乐、好奇和渴望。那时我深深以为,镇上孩子的生活非乡下伢儿所能企及,简直就是天堂。现在,我才读懂了“草绳街”的故事。

“当年因为姐姐去了农村插队,所以我逃过了种田的苦,已经很幸运;后来国家又有这么好的政策,我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生活。”如今六十六岁的春发并不抱怨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坎坷,言语中满含欣慰。现在他每天上午打理家务,下午摸摸“塌子棚”,傍晚时分则漫步在“草绳街”青灰色的石板路和幽静的小巷,得空时也会去乡下走走亲戚,生活节奏像钟摆一样有规律。看惯了街上一拨又一拨孩子的外出和一位又一位老人的离去,虽然身体并不太好,但春发的心境平淡而从容。

丁堰已获批“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”,许多的老店铺、老作坊、老巷子、名人故居及其他风物遗存都被挂牌保护。“草绳街”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,但古镇居民的桑梓情怀,却愈发浓烈!

扁食、馄饨、饺子,分不清

□若木

百度上说:扁食的俗称很多,中国北方和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大部分地区通常称为馄饨,四川把扁食称为抄手,湖北叫包面,皖南叫包袱。馄饨这个名字也有趣,广东地区因“馄饨”二字较为少见,故俗写作相近音的字“云吞”。我第一次去深圳,看到有云吞店,不知为何物,便进去点了一份,才知道原来是家乡的馄饨。

如东人的扁食为酵水制品,味道跟老酵馒头差不多,做法也相似。酵水扁食做起来比较麻烦,要先投酵,酵水足了后,再和面发酵,里面包上馅料,做成备箕(耳朵)状,包好后上笼锅蒸,蒸出来的是扁食,也就是备箕状的馒头。而饺子不用发酵,直接用面粉调制擀成面皮子,也包成备箕形状,下开水锅里煮熟即成。

我们这边的扁食里面的馅多是甜的,有豆沙、有花生糖等等;而饺子馅料一般为咸的,以肉馅儿居多,也有人家包菜馅儿的水饺。现在,已经很少有人自己在家擀面皮,一般是在街上买皮子包。

在关于扁食的传说中,有两个流传较广。一说是东汉“医圣”张仲景为帮助人们抵御伤寒、治疗冻耳发明了扁食;另一说扁食是吴国的大司马吕岱为了祭奠阵亡的吴国将士发明的。都有历史背景和可信度。

曾读到一位叫张颖辉的作家写的《扁食》,文中写道:“……由于扁食馅多,因此个头也大,每个扁食都包得十分饱满,薄薄的皮子舒翘挺拔,中间鼓起,腹下展开,宛若一个身着长裙舞姿翩翩的风韵少妇。”将扁食与少妇联系起来,可想这位作家是个浪漫情怀风情人。

扁食、饺子、馄饨,实在是分不太清,那就不分了吧。但它们承载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平安、顺遂、团圆和丰收的美好愿望是一致的,因此就吃着它,不管到底叫啥了。清朝同治年间诗人杨静亭曾写诗赞美馄饨:“包得馄饨味胜常,馅融春韭腊来香,汤清润吻休嫌淡,咽来方知滋味长。”将此诗用来赞美另外两种也未尝不可。